

□快报记者 陈泓江 王彪

两女涉嫌做伪证
毁灭证据被控制

在7月2日之前，四川官方尚未通报成都9路公交车纵火案调查结果前，网上就出现了一帖子，自称是在电视台工作的网友曝出“6·5”成都公交车燃烧案真相。帖子说，纵火犯名字叫张云良，江苏昆山人，62岁，此长期在成都从事诈骗活动，以前也曾经被公安机关处理过，最近可能是因为欠了债还有一些家庭的原因，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，而且准备拖一大堆无辜的人下水，于是6月5日经过周密计划用事先准备好的2.5公升的农夫山泉塑料桶携带了满满一桶汽油上了9路公交车。

该网友在帖子中还称，张云良酿成了公交车燃烧案的悲剧，他自己也烧死在烈火中，“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两个女儿在江苏工作，在事发前和张云良经常电话联系，已经知道张云良欲自行了断的念头，但是知情不报。事发后还好意思来认尸索赔，公安机关找她们了解情况，她们也就串通好了口供，为纵火犯张云良打掩护，还做伪证、毁灭证据。这二人将遭受法律的严惩！”

事件的详细情况在公安机关完全调查清楚以后，过几天将由政府新闻办公室之于众。”该网友在帖子最后这样交代。几天后，四川官方的通报与该帖内容基本相似，但没有通报张云良两女儿的情况，也没详细指出张云良是否是昆山人。

7月3日上午，记者向昆山有关部门了解情况，没想到警方反馈的信息表明，张云良并不是昆山人，“他是苏州市区浒墅关人，户籍在阳山花苑。”

在记者调查的过程中，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拨打快报热线报料，“我早已知道张云良是成都公交车纵火嫌疑人了，张云良两个女儿也被关了多天。”至于为何被关，该男子肯定地说，他老婆和张云良的一个女儿是朋友，大概半个月前失去了联系。“据我所知，是张云良的女儿把遗书给了，不仅张云良的两个女儿被关，两个女婿也被警方带去调查。”是苏州警方，还是成都警方？该男子说是两地协作办案的。

对于张云良的女儿如何接到父亲的电话，遗书的内容是什么，报料男子称不清楚。但是，他透露，张云良的两个女儿住在苏州市区，“大女儿在石路金枫小区，二女儿在时代花园。”

不过，在记者连续两天的调查中，费了多番周折都未能找到张云良家人。在阳山花苑三区一商住楼，张云良位于4楼的房子已经出租。租房人称，她丈夫是张云良大女儿的同事，房子租了一年多，月租1200元，张云良小女儿来收钱，“房租一季度一付，并降到了每月1000元，前不久，她没来收房租，我电话询问才知是她家里出了点事情。后来一打听，原来

「不」 样的死法

快报调查·「纵火凶手」张云良与成都「6·5」公交惨案



根据

四川官方通报，张云良涉嫌成都公交纵火案。案发前，6月4日，他在与女儿通话中表示“明天我就没有了”“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”。6月9日，张云良的家人收到了他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。但张云良与哪个女儿通了电话，遗书寄给谁了？遗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纵火？四川官方没有向外披露有关详细的调查情况。而且，张云良两个女儿也“失踪”多天，这让苏州不少市民和网友很疑惑……

老乡曾看到张云良提了汽油上车？

成都一辆9路公交车起火，造成乘客中27人死亡、74人受伤。车内燃烧状况惨不忍睹，车辆也面目全非，在烧焦的尸体中，如何认定其中一死者是张云良？家人又是如何知道张云良在成都出事了？

据一知情者介绍，张云良的女儿是接到父亲在成都一老乡的电话，才知道张云良可能在那辆燃烧的公交车

是他父亲出事了，我以前根本不知张云良是谁，也没见过张云良老婆。”

苏州警方拒绝透露张云良一家的具体情况，也拒绝回答其两女儿是否被警方控制。记者多次前往张云良两女儿家，都是“铁将军”把门，无法取得联系，邻居也不知她们去了哪里，“好多天没看到她们了。”警方内部人士证实，张云良的两个女儿确实在接受警方调查。昨晚，报料人再次向记者透露，“张云良的大女婿只接受调查一天就出来了，二女婿昨天被放出。张云良的妻子去向不清楚。”

准备丧事的“木圆堂”尚未拆除

在阳山花苑一区12幢楼前，搭建着两个长长的棚子，四侧是木板，顶上盖着油布。而在一旁，还有一个搭建一半的小棚子。“这是张云良的家人准备为张云良办后事用的木圆堂，后来不办了，却不见有人来拆除。”附近一路人告诉记者，这是本地风俗，因为原来在村庄有家有户，拆迁搬到小区，地方受限制，大多在小区楼前空地搭起这样的棚子办红白喜事。

为何搭建在阳山花苑一区12幢楼前？那位路人透露，张云良的一个女儿在这幢里有一套房子，“虽然不在这边住，可这里很方便，毕竟原来的不少亲戚和张云良的工友、乡邻都住在该小区。”

与张云良曾经在原吴县铁矿工作过的工友徐先生说，在张云良被确认死在成都公交车上后，其家人回来就张罗了事，“我正准备到时去参加，没想又听说丧事不办了，里面不少东西都撤掉了。”对此，小区内不少人觉得很蹊跷。后来，他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，“老张啊，我看他一大早挤上了9路公交车……”。老王一下子慌了，因为他知道当天早上在9路公交车上发生的那场悲剧。

让徐先生不解的是，丧事不办，张云良的两个女儿和其他家人都好像失踪了，听说两女儿是被控制了。

让徐先生纳闷的是，如果遗书存在的话，而且张云良事先打来了电话，那么，张云良的家人在去成都认尸时，为什么不向警方提供这方面的线索呢？“要是没提供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？”

老乡曾看到张云良提了汽油上车？

成都一辆9路公交车起火，造成乘客中27人死亡、74人受伤。车内燃烧状况惨不忍睹，车辆也面目全非，在烧焦的尸体中，如何认定其中一死者是张云良？家人又是如何知道张云良在成都出事了？

据一知情者介绍，张云良的女儿是接到父亲在成都一老乡的电话，才知道张云良可能在那辆燃烧的公交车



2009年6月5日早上，四川成都川陕立交桥处发生公交车燃烧，27名乘客死亡。

起来发生闪失，负担不起。他说他只有四十多岁，但是他给我写他的名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很老了，有老年斑，皮肤松弛了，不是四五十岁人的手，应该60好几快70了，所以我想要在不缺人手时就不要喊他来了吧。”然而，他没想到时隔一年后，张云良出了这样的事情。

对于该网友帖子内容的真实性，记者进行了求证，但没能联系上此人。发帖人网友戴燕林已经要求删除自己的帖子，理由是敏感，涉及部分人隐私。阳山花苑的业主罗先生认为，张云良有这样可能，“他长期在外地转悠，行踪不定，说不准还到过重庆。”另一位张云良原来的工友说，根据网友的描述，那人很像是张云良。

纵火是无依靠，也无颜回家所致自杀？

据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，张云良案发前暂住成都市。他在江苏原籍嗜赌，长期不务正业，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，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。2009年，女儿因又嫖又赌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，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，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。

对以上通报的调查结果，众多网友以及苏州市民有些不解。“家庭条件这样优越，张云良为何不回家？是家人不愿赡养？”他为何长期在外漂泊？向家人要钱，又为什么得不到满足？”他纵火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？”

张云良原单位一工友朱先生说，据他所知，张云良自从被开除后，在外地闯荡，先是赚了一点钱，也结交了不少朋友，但也改变了许多，“可能是受身边环境的影响，学会了赌博和喜欢嫖娼，以前，我们也听说过。”后来，他在老家借了不少钱，也没发迹起来，反而大手大脚挥霍掉了，加上做生意亏了，被逼债中，他的压力也不小，“别人发财了，他没发财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怎么回家？于是，长期在外打游击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张云良曾被多家债主追债，也因此被警方拘留。“据调查，张云良解除收容教养还不满3年。”那么，张云良在事前打了电话给家里，还说了“明天我就没有了”“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”等内容，因为家人没重视呢？朱先生认为，张云良一方面想离开苏州后，在家乡留下了不好的名声，另一方面对他的话也难以全信，“可能是认为他借口要钱而已吧，没想到他真的这样做了。”

接下来的交谈中，网友戴燕林得知张云良不能吃海鲜，因为有“皇帝病”。“原来就是痛风嘛，他是说因为他年轻时候山珍海味吃多了，落下这一毛病。”“他说为了治病，他寻访了很多声名远扬的老中医，老军医，结果一问，那些人连嘌呤代谢的原理都不懂，都是些欺名平庸之辈。”网友第一次听说高嘌呤食物的这个词儿，于是让张云良讲清楚后，回家上网一查还真有这一说。

“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发生后，我得知张云良在那车上出事了，就预料到张云良和这惨剧有关，怀疑可能是他纵火的。”张云良昔日的一位铁矿工友说，张云良长期离家，不顾及妻子、女儿，连父母去世都没回来，和亲妹妹的关系都僵化了，心态有些扭曲。如今，两女又希望他回来，不愿再这样“救济”，张云良的心里逐渐觉得无奈，年龄大了，想赚钱不容易了，“或许让他感到了彻底绝望，冲动之下酿出惊天惨案。”

后来，网友戴燕林让张云良先回去，需要人手的时候会电话通知上班，但张云良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该网友也没见张云良是年龄大了，怕工作

远离亲情 张云良踏上不归路

“张云良

是成都公交车纵火嫌犯？他家庭条件优越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”“惨案发生后，得知张云良在车上，便怀疑可能是他纵火的。”7月2日，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称，成都“6·5”公交车燃烧案已告破。警方查明，此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，犯罪嫌疑人张云良是苏州人，62岁，已当场死亡。消息传到苏州高新区阳山花苑后，小区不少业主顿时议论纷纷。

阳山花苑有张云良家和两女儿的多套房子，虽然张云良没住过，但小区不少业主是张云良原来的乡邻、亲戚、工友，他们对张云良有印象或很熟悉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张云良是怎样一个人？为何会走上涉嫌纵火的道路？快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，揭开张云良从退伍军人、铁矿工、外出闯荡到“失去”亲情背后的故事。

□快报记者 陈泓江 王彪

帅小伙退伍后娶了村支书女儿

阳山花苑位于苏州高新区浒墅关，堪称是国内规模较大的社区，分六个组团，常住和流动人口至少五六万人。前日，记者接到张云良的家在该小区的线索后，当即前往了解情况，没想到寻找起来花费了好一番工夫。

“这里是多个村的拆迁户，分成4个社区，想了解一个人的情况，可不容易。”阳山花苑一区的值班保安说，小区虽建成几年了，但他们不是本地人，对张云良不了解，没听说过。跑遍了阳山花苑的社区居委会，也没工作人员知道晓张云良的情况。“房子可能是登记的他的名字，我们是看了新闻报道后，才知道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在这里可能有房子。”

张云良很聪明，心计不少。人不敢想的，他能想出来，人不敢做的，他能做到。”据陆矿长回忆说，张云良是1969年3月退伍的，他在家乡长期失业，异地谋生仍没找到出路：一旦女儿不给资助，生活立马陷入绝境；贫困导致了严重的心理疾病，但是无以救治；走投无路之下，选择了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。我并非要为他开脱罪责，只是由此想到，社会上在绝境中挣扎的人，远不止他一个。我们是否可以多做一点事情，在他们彻底绝望之前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，以避免更多无辜者“运气不好”受到伤害。

张云良和女儿的家庭究竟在几区？因爆料人难以提供准确的信息，记者只好在小区逢人就问，不断打听。一位刘先生说，该小区有多户是张云良的亲戚，据他听其中一个亲戚晓张云良的情况。“房子可能是登记的他的名字，我们是看了新闻报道后，才知道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在这里可能有房子。”

那么，张云良和女儿的家庭究竟在几区？因爆料人难以提供准确的信息，记者只好在小区逢人就问，不断打听。一位刘先生说，该小区有多户是张云良的亲戚，据他听其中一个亲戚晓张云良的情况。“房子可能是登记的他的名字，我们是看了新闻报道后，才知道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在这里可能有房子。”

一天，张云良下井干活回来，发现自己一块价值上百元的手表没了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这样一块手表那是“价值不菲”，够张云良几个月的工资。陆矿长说，手表被偷了，那战友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气急发病死掉了。”

陆矿长说，张云良从外做事后有点“六亲不认”，“妻子、孩子不认，连父母去世了都沒回来。”

多年在外没赚到钱要女儿“孝敬”

在阳山花苑三区15幢前，几位聊天的居民见记者打听张云良的情况，一位经营小卖部的中年女子称，多天前，她还看到张云良的老婆从她店前经过，“他老婆面色很忧愁，因为这个小区有她家不少亲戚，估计是来走亲戚的。”

该小卖部老板说，她认识张云良的老婆，从来没见过她。张云良长期在外漂泊，很少回家，根本没在该小区住过，“我好多年没看到他了，估计他是来小区，绝对找不到自己家里的房子。”

张云良是浒墅关红星村人，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印象中，张云良个头不是太高，长得挺帅的，人很老实。据其透露，大概在1965年，张云良应征参军，并随军支援越南。4年后，22岁退伍回来的张云良很快

接下来说的事情，让陆矿长吃惊不小。“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本领，竟然还破了案，在矿上一员工那里把手表找回来。”

张云良长期在外漂泊，很少回家，根本没在该小区住过，“我好多年没看到他了，估计他是来小区，绝对找不到自己家里的房子。”

张云良是浒墅关红星村人，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印象中，张云良个头不是太高，长得挺帅的，人很老实。据其透露，大概在1965年，张云良应征参军，并随军支援越南。4年后，22岁退伍回来的张云良很快

接下来说的事情，让陆矿长吃惊不小，“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本领，竟然还破了案，在矿上一员工那里把手表找回来。”

张云良两个女儿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，听说大女儿现在年薪百万，其丈夫在苏州蚕桑专业学校上班；小女儿虽然教书，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，好像是家租赁公司的老板。”

张云良两个女儿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，听说大女儿现在年薪百万，其丈夫在苏州蚕桑专业学校上班；小女儿虽然教书，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，好像是家租赁公司的老板。”

跟着老板外闯荡被开除

据陆矿长介绍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浒墅关不少人有着捕蛇的本领，捕到的蛇贩卖到南方后发了大财。身边发财的人多了，张云良也蠢蠢欲动，不安心上班做矿工。”

“大概是张云良的老婆跑了，张云良跟妻子跑了南方广州一带。”陆矿长说，当时，张云良不会捕蛇，做生意也不在行，就跟在老板的后面打杂。然而，这一出去后，张云良发生了巨大变化，“出去好像不想家，很少回来，没有家庭责任感。并在外面学会了，喜欢嫖娼。”

吴县铁矿当时是国营单位，张云良长期离岗，也没有再回到单位。1977年左右张云良被开除。陆矿长说，他时任矿长，开除手续是经他手里的。此后，陆矿长多年没见到张云良，



张云良户口上登记的地址：苏州高新区“阳山花苑”小区

快报记者 陈泓江 摄

便娶了村支书的女儿，“村支书的女儿很漂亮，张云良还是有点本事的，不然，村支书也不会随便把女儿嫁给他。”

“退伍后，他在我们原吴县铁矿上班，后来有了两个女儿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”老大爷说，没几年，张云良便不上班了，到外地好像和人做生意，从此他再也不见了，没有见过张云良。

井下矿工手表被盗自己破了案

“我在矿上是电焊工，他是

板凳回家去了。”